平凡人生

我 的 师 傅

□陈菊艳

我的师傅姓李,是当时厂里很有声望的一名焊工。师傅焊接技艺高超,有些工艺要求高、难以施焊的工件,通常出自师傅之手。

我上班的时候,师傅已快到退休年龄,我成了师傅的最后一个徒弟,也是工作后一件很幸运的事情。我不善于言谈,从学校直接走入工厂,多少有些不太适应。

我拿起冰冷的焊钳,焊条就是不听使唤,不是打不着火就是粘在钢板上。师傅和蔼,从不高声和我说话。

他不像其他人一样叫我小陈,而是直呼我的名字,一下子就觉得亲近了许多。

师傅有耐心,他不厌其烦地从理论上指导我,手把手教我如何引弧、如何施焊,怎样选择焊机电流的大小,平焊、立焊,解释不同焊接方法的焊接要领等。师傅认真仔细地纠正我的错误,不断帮我分析总结,提出存在的问题以及改正的方法。

师傅是一个严格要求的人。对于工作,他总是一丝不苟,按照图纸上要求的间断焊间距大小,他从不扩大间距,也从不缩短焊缝长度。对于焊后清渣,师傅一点也不含糊。尽管师傅的工件几乎到了免检的地步,他也从不骄傲。在师傅眼里,不管别人怎么做,他始终认为不清除焊渣,喷漆后如果焊渣掉了,零件很容易生锈。在师傅心里,只要他拿着焊钳,就要做好一个焊工的本分,哪怕他第二天就要退休,也是如此。

师傅就是这么执着、这么踏实地拿着焊钳。焊条发出滋滋的燃烧声,钢板上划出一道鱼鳞一样整齐的焊缝。师傅戴着面罩,弧光里弯曲的身影清晰地留在我的记忆中。

那时,师傅最拿手的是二氧化碳保护焊。不管多么薄的铁皮,在师傅手中绝对没有焊穿的可能。凡是经师傅手中的工件,变形量是一定最小的,焊缝是最容易打磨光滑的。焊枪上需要连接二氧化碳气体,我们需要更换气瓶。每次换气的时候,师傅总是叫我联系铲车,他自己拿着扳手,拆下钢瓶上的气表,把二氧化碳钢瓶一点一点挪到厂房门外。

记得有次铲车出了故障,工件又急需,师傅和我拉着架子车,走在换气的路上。厂区建在县城北边的坑地里,上下不平。去供应科有一段很长的上坡路,师傅在前面架着车辕,我在后面推着,一步一步走向供应库房。回来的时候相对比较轻松,师傅笑着和我说起了他的孩子、他汧河北岸的老家、他为何从信号厂调到了礼泉。我们一起走着,如同父女走在田间。微风吹拂,路边小花开放,厂房外的向日葵也迎着太阳,听我和师傅拉着家常。

师傅不仅教给我一个焊工应该掌握的基本技能,还用言行举止教我在喧闹的工厂里学会安静、学会坚持,坚持做正确的事情、坚持自己最初的样子。师傅用一颗仁爱的心,陪伴我走过刚进工厂那段小心又胆怯的日子,一段虽然平常却充实的日子。

师傅是厂里有名的焊工,我是师傅的徒弟,我引以为荣,在今后的人生里,我也不会忘师傅对我人生的教导。

窝 菜

□丹影

窝菜是早些时期乡下农村一项重要的农事活动。那时乡下生活贫乏,粮食稀缺,酸菜便成了饱腹疗饥的主食。

到了窝菜那几天,小小的村子就像过节一样,三户一帮,四户一合,一家一家轮流干活,轮到谁家,谁家要管饭。虽然那时好吃的饭菜并非酒席之类,不过是搅团和捞面而已,但那种菜籽油呛酸菜豆腐的味道却是我们最爱吃的饭菜。

乡下窝菜从出菜开始,男劳力从田里把已被霜煞了的萝卜拔回来,由女劳力削去萝卜缨子,萝卜下窖储藏。缨子在草席上码放整齐,这时男劳力的活儿暂告一段落,开始坐下来抽烟喝茶。烟5分钱一包,茶是自己采来的竹叶、金银花叶。而这时最热闹的是草席上的女劳力,她们几个整的整,切的切,说的说,笑的笑。别看那几个女劳力在说在笑,灵巧的手却在不停地动着,动作娴熟优美,配合默契得当。

等萝卜缨子切碎了,一大铁锅水也烧开了,这时就开始腌菜。腌菜需要把握火候,一大缸酸菜要吃大半年时间,太生、太过都不便储存。将切碎的菜倒进开水锅滚上一滚、翻上两番,待菜翻匀即可捞出。由男劳力担到水井旁,倒进木桶里,再由女劳力淘菜。这时腌的腌,担的担,淘的淘,闲着的人便去帮主人做饭。不等太阳偏西,菜腌完,也淘干净了,便被装在竹筛子里。用一根磨棍采用杠杆原理,将菜里的生水压干,屋子里飘来的香味开始在村子里弥漫。不多时,就到了吃饭的时候,一天的忙碌就算结束了。

但母亲的活儿还没结束,待送走前来帮忙的乡邻,拾掇好锅碗,筛子里菜的水分也控得差不多了,父亲帮母亲将一筛筛菜搬进屋里。夜幕在不知不觉间降临,母亲便开始了漫长的压菜过程。

压菜是个细致活,急不得,需由着性子慢慢来,所以压菜就只能由母亲来做。压菜前要先将一口大缸洗净晾干,再将控干的菜一层层装进大缸。每装一层,都要用棒槌砸实。就这样,母亲就着一盏小煤油灯,装了砸,砸了装。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,灯光忽明忽暗摇曳,鸡叫了头遍又叫二遍,我睡了醒,醒了又睡。等我终于从睡梦中醒来,才发现母亲还在忙碌着。这时窗外已经开始变白,而为图吃的我不顾母亲的疲倦,又在算计着明天的窝菜该轮到谁家。

儿时的窝菜随着时代的车轮已成为遥远的记忆,农业科技广泛普及,大棚菜早已将浆水酸菜替代,人们再也不需要酸菜来填饱肚皮。只是窝菜时那种欢乐、祥和、热闹的氛围,永远留在了我的记忆里,难以忘怀。

手 心 的 温 度

□沈燕

她的手粗糙得像一把锋利的刀,厚实的掌心长满黄色的老茧。

由于长期和泥土打交道,她的手亦如泥土一样坚硬,岁月将沧桑和艰辛一点点刻进她粗粝的手心。

傍晚的时候,这双手在昏黄的灯光下给全家老幼织毛衣、钩鞋子。灵巧的手在长长的毛线中穿梭,五彩的毛衣像一条华丽的梦,编织着对生活的温暖期待。长夜将她的双眼熬红,这双手依然不肯停歇。只需三两个月,一件漂亮好看的毛衣便腾空出世。这双灵巧的手,将天空和大地绘在女孩的身上,女孩高高兴兴地去上学了。此时的手,疲惫酸软却从不抱怨。

冬天的时候,庄稼人的日子悠闲了起来。这双手依然不闲着,手在冷风里吹,在冷水里泡,在粗粝的泥巴上劳作,皮肤被雨水浸泡、被石头磨砺、被树枝划伤,寒冷的冬天将手冻伤,又疼又肿。即使这样,手依然要劳动。挑水、种菜、卖菜、劈柴、做饭、养鸡、养牛、拾掇家务,劳动是手的美德,劳动的手从来不丑陋。

这双手,捏过泥巴,握过镰刀,在粗糙的生活里,和粗糙对抗。粗糙的手心里,却藏着岁月的柔软。

阳光下,一把老旧的藤椅里,手在太阳底下翻飞如花,线团、竹篮、棒针,长长的毛线在暖阳里交织成美丽的锦缎。毛衣、毛裤、手套、围巾、棉鞋从她手心里一一飞出来。这双手,是一双神奇的魔法之手。她的手心一定是温热的,散发着春的馨香。

手将种子撒在大地上,大地上长出丰硕的粮食,手用粮食将女孩喂养大,女孩如谷物一样抽穗、发芽、开花。

女孩上了高中,一向安静乖巧的女孩突然变得"叛逆"。不愿意再穿那老土的手织毛衣,说毛衣又丑又土,大红花配绿叶,丑得不能见人。女孩想穿城里女孩穿的那种机制毛衣,想穿街上卖的运动鞋,不要手工老布鞋。她沧桑的脸上露出苦涩的笑,如一朵秋天的野菊,绽放在她黝黑的身躯上。青春期的女孩,哪里懂得手的朴实和那朴实的爱。劳动了一辈子的手,只想用行动去传递手的温度,那是手唯一的语言。

女孩长大了,结婚生子,谁都以为这双手可以休息了,可是手似乎更忙了。照顾月子里的媳妇,给孙子、外孙们做各种小棉衣、小棉裤,给他们织虎头褂子,橘黄色的毛衣上编织着黑色条纹,虎头虎脑的帽子上竖着机灵的小耳朵,穿在小孩的身上谁不爱呢!

无论日子多苦、多难,手都能将粗糙的日子熨平,把平淡的日子编织得五光十色。

一年秋天,她来女孩城里的家小住,看见女儿新买的房子里没有一双像样的拖鞋,回去后,手不分白天黑夜地做拖鞋。不久,女孩收到了一个大大的包裹,包裹里竟是几十双手工拖鞋,花花绿绿,四季可穿。女孩看着这些在夜市上就能轻松买到的拖鞋,心中流下了温暖的泪。这些曾经被女孩嫌弃、称之为老土的东西,如今却让女孩热泪盈眶。这双手的背后,藏着的是一颗细腻如丝、柔软如花的心。

女孩从未握过这双手,她光看着手,就觉得心酸、心疼,眼泪默默地流下来。这双手,记录了母亲操劳的一生,刻画过沧桑艰辛的岁月模样。它曾在黑夜里、在雨雪中、在岁月长河里穿行,也曾在阳光下播撒过希望的种子,采摘过甜美的果实。

这坚硬粗陋的手心里,流淌着的始终是春天般的温暖。

旧 车 如 老 牛

岁月留痕

□张叶

自行车骑得久了,镀上了岁月的光泽,也仿佛有了生命。抚触处,是温润的手感和深情,承载着一段又一段悠悠过往。

童年的乡野村田之间,阡陌纵横,黄土路和狭窄的柏油路交错延伸,这种路面最常行驶的便是父辈那个年代的老自行车。

二舅有一辆金鹿牌自行车,在那时算是很有面子的交通工具。车子通身敦实,每个零件都彰显着做工的严谨精确,带给人十足的安全感。前轴有一枚金色商标,中间浮雕着一只矫健跳跃的小鹿,让人联想到驰骋与飞翔的自由。车身主色不过是黑、银两种,粗粗的横梁可以绑简陋的宝宝座,挂沉重的物品。

二舅家住山里,每次骑车到我家,要走三十多里路,穿过长长的高粱地,驶上国道,顶着一路白杨树荫,再过一个大桥,就到我家了。二舅每次过桥时,都把铃铛按得"叮铃铃"一阵脆响,惹得桥下洗衣服的姑娘和网鱼的孩子抬头张望。后来,有人把洗衣姑娘里的一位介绍给了二舅,他再来我家时,后座上便多了个秀美羞涩的媳妇,二舅蹬车蹬得更起劲了。

我读小学时,老师们每天都骑车子来上班。从校长到班主任,每人都有一辆黑黑大大的自行车。我的班主任许老师,骑的是一辆永久牌自行车,他习惯在前把上挂一个军绿色书包,里面大概装着一叠作业、几支粉笔、半包便宜香烟、半盒火柴。许老师和我大姑住同一个村子,那里的孩子也来这边上学。

有次放学,我去大姑家吃饭,因为路窄,大家自动排成一个长长的单人队列,便于骑车的人过去。许老师骑着车,却并不急于扬长而去,而是缓慢地随着我们前行。他会和气地问我们背诵的古诗,想不起来了就提示一句,见我们背得流利便满脸喜悦。我们都记得,许老师那时年轻、高大、开朗,麦田间的风吹过他的大背头,英俊极了。

我骑的第一辆自行车,是哥哥给嫂子买的飞鸽牌自行车。那时车子造型已经设计得比较秀气,适合女士骑。我骑车去寄宿中学,要穿越二舅曾穿越的那段国道。车后座经常绑着个笨重的纸箱子,里面装着干粮、换洗衣服。前面车筐里则故意塞着我的小画板,并把素描画朝外摆放,自以为很酷。小车一路颠簸飞驰,常常给我一种错觉,仿佛骑着一匹小马奔腾在无边的草原,阳光遍地,开阔无边。

光阴荏苒,当年骑车的人如今都上了岁数,但旧了的自行车还在身边。乡村赶集,几辆老牌子旧车相遇了,被主人锁在路边。它们车身斑驳,像添了皱纹的老人,又像几头沉默的老牛,任劳任怨了一辈子,如今聚在一起,也会诉说它们的往事吧?

猫狗相伴也快乐

百姓人家

□辛恒卫

乡下老邻居张小敏的母亲已有八十八岁,耳不聋,眼不花。我每次回乡下都喜欢买上几斤老人爱吃的点心去看她,一来二去我们成了无话不说的朋友。

老人告诉我,她妈妈就长寿,活了九十八岁。按她母亲的年龄算,她还有好多年的活头。老人养了一只猫,出来进去经常跟着她。有一次,猫围着她"喵喵"叫,用爪子抓她的裤脚,然后向前跑,又回头看她。她立即猜测猫有什么事,就跟它来到车库门口。

车库是锁着的,猫用爪子挠门。她打开门,猫欢呼着跑进去,逮住了一只大老鼠。还有一次,猫追老鼠的时候,把老鼠撵到柜子底下,猫进不去,就围着她"喵喵"叫。她笑着摸了摸猫头说:"又想让我帮忙了!"便拿一根棍子在柜子下面捅,猫就趴在那儿看,老鼠跑出来的一瞬间,猫便过去将其抓住了。我听了哈哈大笑:"你们俩配合得很好嘛!"老人大笑,几绺白发飘散。

老人有五个子女,分布在全省各地,身边的张小敏排行老四,和媳妇忙着种地干活,孙子忙着上学,猫就像一个乖巧的女儿跟在她身前脚后。

后院里还养着一只看家护院的狗,做饭的时候,儿媳妇忙着做饭,老人就忙着喂狗。

狗像一个调皮的孩子,看见她就哼哼地撒娇,一声声叫得可矫情了。老人笑着举起食盘说:"不要嚷了,正给你拌食着呢!"狗就在那里眉开眼笑地摇尾巴。老人弓下腰,认真仔细地给狗挖食。我跟在她身后,听她诉说前三十年,后三十年,万物有灵性。往事像一本陈旧的书,在老人的叙述中,一页页翻过。

正说着,忽然听见猪叫,老人又说上猪了,说它们都懂感情,只是不会说话而已。喂了一年的猪,每每到杀猪的时候,她给猪喂最后一顿食心里就忍不住地难受,眼泪就不自觉地落了下来,老人叹口气说:"万物都是命啊!"

有时候我坐车回乡下,路过老人门口,看见老人坐在门前葡萄藤边晒太阳——猫蜷缩在她的脚下,老人给猫说着什么时就觉得好幸福,心里暖暖的。带着这份暖意,让我回到单位工作时候都总面带微笑。

过了一段时间,我再次回到乡下办事,顺便看望老人的时候,才知道大猫不见了。有一只小猫,刚刚学会吃食,老人嚼着饭喂它。老人伤心地说,大猫刚下了小猫不久,邻居孩子跑来着急地说:"奶奶,你家的猫被车轧死在公路上了!"她急匆匆跑出去,只见轧扁了的猫毫无生气地躺在路边。她不禁悲上心头,跪在那儿痛哭,最后邻居把她劝了回来。

老人爱怜地抚摸着那只舔食的小猫说:"可怜的小猫,猫妈妈刚没了的时候,还总喵喵地找着喂呢,一声声叫得人心里难受。跟它妈妈一样,出来进去地跟着我,一会儿不见我就叫着找。"说着,老人拿了一根香肠对我说:"这是我给猫娃子存下的,你也吃一根。"我笑着接过来吃了。

在老人眼中,我和小猫都是她可爱的孩子。

忍 冬 之 忍

□董全云

忍冬用一个"忍"熬过严寒的冬天,因其在春天开花,其花先白后黄,故又称"金银花"。

人们往往赋予植物许多寓意或以其充当情感载体。金银花,喜阳,又沾金带银,有发财、富裕的良好寓意,是上好的中药材。可是我叔叔喜欢叫它"二花"。

叔叔因小时腿脚残疾,年龄大了找媳妇就成了拖累。忍着辛苦和劳累,一口气把家里的十几亩地种了一半的"二花",他每天勤奋劳作,照顾忍冬像照顾孩子。别人打趣,他则笑着说,"二花"是有钱花,老婆像朵花。果然,我叔叔种了没几年,就成了村里有名的药材种植大户,不仅手里有钱花,还有了貌美如花的妻子。

人没钱不行,可是钱多了也是坏事。叔叔有钱了,交友不慎迷上了赌博,好好的家被他折腾得差点妻离子散。地里的金银花没人采摘和管理,长满了齐腰深的荒草。还好他悬崖勒马,及时改正,用实际行动求得了妻子的原谅。

在深秋,忍冬长长的藤又会长出紫红色的新叶来,在寒冬才能经久不凋。只不过这个时候就不叫金银花而叫忍冬了。叔叔说,人和植物一个道理,要向上生活,还要忍受诱惑。

"鸳鸯帐里暖芙蓉,低泣关山几万重。明镜半边钗一股,此生何处不相逢。"这是杜牧的一首诗。"明镜半边钗一股"的"钗"就是忍冬藤。李时珍在《本草纲目》中记载:"忍冬藤,解毒,状似金钗,亦号金钗股。"在明镜般的水边作别友人,随手扯下一根忍冬藤相送,也是一种情味,或许还有"忍冬"的共勉之意。

"忍"字头上一把刀。人很多时候都得遵循一个字——忍。忍受各种折磨,忍受精神上的寂寞凄苦。有了一个"忍"字,刘禹锡才会在"巴山楚水凄凉地",看到"病树前头万木春"。许多人都深谙"忍冬"之道。这个"道",是坚韧的精神和豁达的胸襟。

忍冬之名,让人接收到一种生命的暗示,同时也让人感悟忍冬展示的意志和涵养。忍,不怨天尤人或悲天悯人,而将其看成一种修行。忍冬的"不死"与佛教所宣扬的"轮回"有所关联,其顽强生长的品性也和佛学中"忍耐苦难、来世超脱"的观念非常契合。除此以外,忍冬还有救死扶伤的药用价值,这便同"慈悲为怀、普度众生"的教义相一致。因此,脱胎于植物形态的忍冬纹被视作佛教传统纹饰,广泛应用于石窟壁画、藻井、窟顶、佛龛和佛衣等处。

忍冬是植物,也是豁达、乐观、信念的别名。忍冬,就是忍耐严冬。冬天是最能考验忍耐力的季节,而忍耐的背后总是蕴藏着希望与新生。所以雪莱才会说:"冬天来了,春天还会远吗?"

世相物语

消 失 的 花

□韩盼锋

人生感悟

我心心念念、付诸全力培植养育的那株花儿,终是枯萎了。

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,我昼夜不舍地观赏、浇灌、滋润的那株花儿死了,连同新生出的叶子也蔫了。

我试图救活它,把它移到阳光下,放到通风处,甚至夜里用灯光照亮它。想尽各种办法,仍于事无补,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它离去。

我曾幻想着它开了花,就用手机拍照,然后在朋友圈大肆宣扬它的娇艳与美丽;也曾幻想着它开了花,就用文字记录其妩媚与动人;也曾幻想着它开了花,就目不转睛地欣赏,让它深切地感觉到幸福的存在。可它还是与我擦肩而过。

我的幻想,我的期望,破灭了。惊恐,惊讶,失落……我待你不薄,你何故如此戏耍于我?那几十天时光的付出毫无成果,就这样白白浪费掉了。

好羡慕能在家中养活花儿并让它绽放的人,那是我真真切切学习的榜样。那样的花才是属于自己的,不像外面道旁或公园里的花儿,不是谁都可以欣赏的。

与花儿相伴,生活会充满许多乐趣。这条道路对于我来说却是如此的坎坷、充满荆棘。我明白顺其自然的道理,便不再悔恨。明年重来,再购一株花儿,植于盆中,闲了浇水,空了施肥,把它当作一位普通朋友,只需真诚相交,无需过多付出;把它当作自然中的一根野草,只需给它需要的阳光与水分,无需满心宠溺。

我明白顺其自然的道理,便不再强求。放下执念,让其自然发展,或许会另有一番收获。

苏轼《赤壁赋》云:"且夫天地之间,物各有主,苟非吾之所有,虽一毫而莫取。惟江上之秋风,与山间之明月,耳得之而为声,目遇之而成色,取之无禁,用之不竭,是造物者无尽藏也。"古人尚且如此,而今人又有何不可。

我的花,它仍在。不开在此处,就开在彼处。我消失的花——并没有消失。它融入自然万物之中,又一次教会了我放下。放下一切,便可将一切揽入怀中,尽情享有一切的乐趣。

社址:西安市莲湖路239号 邮政编码 710003 广告经营许可证:陕工商广字01—018号 陕西日报印刷厂印 地址:西安市环城南路东段1号 本期零售价壹元伍角